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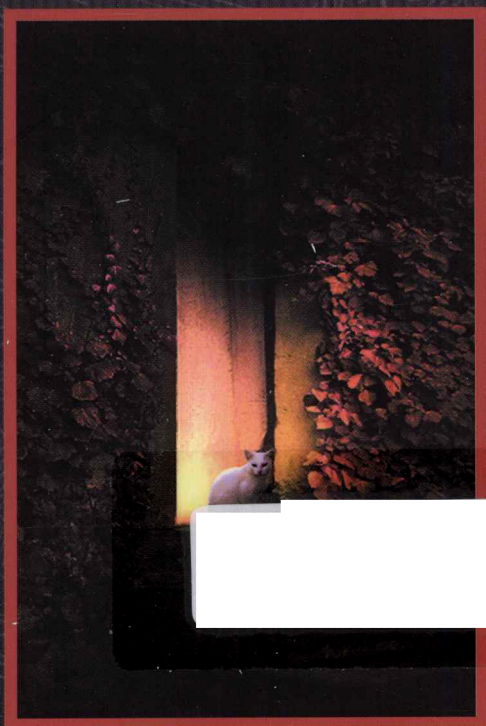
日本获奖 推理小说选



五

李重民 / 编译

RIBEN
HUOJIANG
TUILI XIAOSHUO
XUAN



豆瓣网、当当网、卓越网、腾讯网倾力推荐
与众不同的推理与独树一帜的揭秘
大师的魅力抵挡不住！

日本获奖 推理小说选

李重民 / 编译



RIBEN
HUOJIANG
TUIJI XIAOSHUO
XUA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本获奖推理小说选. 5 / 李重民编译.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3. 3
ISBN 978-7-5108-2029-8

I. ①日… II. ①李… III. ①推理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55594号

日本获奖推理小说选. 5

作 者	李重民 编译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九州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毫米 × 1280 毫米 32 开
印 张	9.75
字 数	175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2029-8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华丽的盛装 精彩的谜题（代序）

人们总是在不同的季节，穿上华丽的盛装参加各种盛大的舞会，抑或是一场假面舞会，因为面具后面的你或她（他），飘逸着神秘和揣测。还有一种玩法，当你不想去参加舞会，喜欢锁上门独自宅在家里享受寂静，此时，何不带上一个面具，把自己置身于想象中的场景，做一次侦探，或者用一次侦探的思维，推理一场精彩的谋杀案。

日本是盛产推理小说的国度，每年出版的推理小说数字惊人。有名的作家一般一年不会少于一部作品问世，多的一年能出版十部以上。日本推理小说能够有这样长足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日本各类推理小说奖项，为推理小说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说起日本推理小说的奖项，比起欧美侦探推理小说奖项来，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要高出几筹，可以说名目繁多、琳琅满目。总体说来，日本的推理奖项大致可以分为专业奖和非专业奖两大类。专业奖由日本推理作家协会、日本本格推理俱乐部、出版社（例如讲谈社、光文社等）、杂志社（例如梅菲斯特杂志）举办，而且评奖条件严格苛刻，往往是从数百部作品中，挑选一两部佳作，有时偶遇选送作品平庸，该奖甚至会空缺。专业奖项包括：江户川乱步奖、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日本推理文学奖、日本推理文学新人奖、梅菲斯特奖、本格推理小说大奖、松本清张奖、横沟正史推理大奖和全日本推理读物推理小说新人奖等。非专业奖是指那些已经进入参评范围内的

作品，但是获得的是大众文学奖项。例如直木奖、山本周五郎奖、柴田炼三郎奖等。

最值得提及的是江戸川乱步奖，简称“乱步奖”。这个奖项设立于1954年，用江戸川乱步捐献的基金作为该奖项的奖金，以资鼓励推理小说的创作和发展。能够获得该奖项，代表了一个推理作家的创作成就，很大程度上也成为推理小说作家终身追求的目标。另一个大奖就是设立于1947年的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这个奖更加体现了推理小说的专业精神，获得该奖的作家代表了其推理小说的创作成就。同时还规定，一个作家不可重复获得该奖，这为提携新人创造了获奖条件。其他奖项也都具有极高的专业水准，奖金很高，但很难获得。日本的推理小说奖如果细说起来，几十页纸绵绵不绝，鉴于篇幅所限，在此就不一一枚举了。

推理小说历来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特别是青年读者对日本推理小说更是情有独钟，这源于日本推理小说精湛的谋杀技巧和富有想象力的故事情节。目前我们读到的很多作品，大多是通过获奖的渠道介绍过来，让我们得以认识这些作家，了解他们的作品。例如日本新一代的推理作家歌野晶午、法月纶太郎、东野圭吾、岛田庄司、道尾秀介等。他们的名字伴随着他们的作品，像一杯杯纯纯的酒沁入读者的心脾。看到读者这样喜爱日本推理小说，我们不由得精选了获奖作家的佳作，以飨读者。

作为推理小说的主体样式，短篇推理小说在推理小说文本中最具优势。因其篇幅短小、结构精巧、节奏感强等特点，一直受到广大读者的追捧。而且这样的模式适于结构解谜游戏，也适合猜谜者的思维长度。从作品不同的风格中，读者得以一览日本获奖作家短篇推理小说的功力。书中所选作家有日下圭介、森村诚一、小林久三、夏树静子

等。他们拥有明晰的洞察力和深厚的结构功力，看似小小的一件事，或一桩普通的刑事案件，几经渲染，便可引出惊天大案，或者揪出巨大压力下的都市人，变态的、不择手段的杀戮。在撰写故事的同时，作家深刻地揭露了社会残酷的现实，并给予针砭和警世。这正是社会派推理小说的独到之处和魅力所在。读者也可在书中看到比较纯粹的本格派推理小说，读完之后，会有一种很解渴的感受。需要说明的是，作家的写作风格各不相同，读者可以收获完全不同的艺术体验。

喜欢看推理小说的人都有这样的习惯，随着情节的发展，不断猜测谁是罪犯。也许，这本小书最能满足你的这个愿望，但是，由于每篇小说都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诡谲跌宕，恐怕一时难以猜出“谁是罪犯”，还是耐心地等待出其不意的结局吧。我们曾经推出《日本获奖推理小说选》、《日本获奖推理小说选2》、《日本获奖推理小说选3》、《日本获奖推理小说选4》，由于读者反响强烈，因此，我们再次不吝奉送。这是一部被精心挑选出来的获奖大师的佳作选，其质量可见一斑。相信，只要拿起这本书，你就不想放下了。

咖喱

蛇年二月 于陋室

目 录

Contents

放 火 魔 鬼 / 1

会爬树的狗 / 24

真理子的肖像 / 49

为了处女的贞洁 / 89

看不见的列车 / 120

下 期 预 告 / 151

恶魔发出的闪光 / 173

山 茶 花 / 197

黄莺杀人事件 / 231

“试刀伤”的背后 / 256

缠绵悱恻的恋情 / 287

放火魔鬼

(日)伴野朗

1

总之，这是个火灾频发的地区。

初春季节，因焚风现象而火灾频频。有时会成为将整个村庄或乡镇毁于一旦的大火。焚风现象是一种自然现象，经常发生在日本海一侧。越过奥羽山脉的风，在越过山脉时失去水分，在山脉背后一侧的斜面上变成干燥的高温风刮下来，气温在这个过程中令人吃惊地抬高，一不小心就极易在瞬间酿成火灾。

冬季也有冬季的可怕，会发生因为是降雪地带而引发的悲剧。就是用麦秆搭建的防雪围墙，即将房子围了好几层麦秆，这是极为有效的保暖措施，这是只有在雪国里生活才会产生的智慧，但一旦发生火灾，它立即就会演变成阻止烟雾散开、阻拦人们逃脱的“障碍物”。因此，火灾发生时，有不少人被烟雾熏倒、窒息而死。

大多是麦秆葺的屋顶，火苗乱窜，这也扩大了火灾的损害。

当地人从心底里深切地感受到火灾的恐怖。吵架时发狠说的话也带有当地的色彩。一般的地方说“把你杀了”，然而这地方的人却说：“把你烧死！”，当地人就是如此憎恶火灾的。

昨天夜里也发生了一起火灾。追浜地区的仓库全部烧毁了。发生时间是半夜十一点五十分过后。我赶到现场时，仓库已经烧塌。这时

的时间是半夜过了一点。

我领取薪酬的报社——算不上一流的集团报纸——社会版最后截稿时间是半夜零点三十分。没关系，能赶上的，只有本地报纸。

本地报纸的独家报道——这是我的猜测，但没想到会不幸言中。这里是面临日本海的县厅所在地城下町。我是挂靠在报社支局的微不足道的记者，对口采访的是警察。如今我已过三十，还是陶醉在随心所欲的单身生活里。伙伴们对我的评价不理想。那是因为我与谁都不做搭档。如果做搭档，虽然可以防止疏漏，但无疑也会失去我的独家采访报道，还会失去作为记者的矜持。

我躺在县厅六楼县警本部记者俱乐部的沙发上，看着本地的早报。

第一版的头条上醒目而稳稳当当地放置着眼看就要烧塌的仓库特讯照片。即使躺在寄宿的从不整理的床铺上，无论怎么看，这张照片都拍得太棒了。

我朝正在俱乐部窗边握着木牌的本地报纸的首领——我称呼他“牢头”——说道：“这张照片，是你拍的？”

他连头也没回，说道：“是松本，拍得很棒吧！”

松本森一郎——那名摄影师的名字，我也听说过。

的确是一张很棒的照片。是仓库将要烧毁、倒塌前的照片。在这一刹那间，按快门的时机掌握得如此恰当，早一秒晚一秒都拍不到这样的程度。

那个松本，拍得不是很好吗？

我忽然这么想道。松本摄影师被卷入某件对他不利的事情里，在社内和同事间口碑欠佳。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这张特讯照片是他挽回声誉的绝好机会。

在早报上草草地浏览了一下，剩下的就没有什么值得留意的新闻了。

干杂务的小姐打开了窗户。这是为了通风，将充满房间的香烟味

排出去，她每天被烟熏得喉咙生疼，这是她唯一表达意志的瞬间。

初秋爽朗的风吹了进来。九月的下半个月，东北已经没有夏天的感觉。地里的稻子一天天垂下头去，等待着收获的季节。雪国的秋天，与春天、夏天一样短暂。初秋的风早晚会变成绝对性地宣告冬将军的到来的、刺骨的寒风。

我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喂！”

我被这叫喊声惊醒。是牢头。好像麻将已经打完了。

“能劳你一下大驾吗？”他说道。

是邀我喝茶。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但愿不要下雨……

我爬起身，和他一起离开了俱乐部。俱乐部的一头狼，和本地报纸的首领，难得一见的组合。

我们在七楼的茶室里坐下。

“我告诉松本了，说你在表扬他。这家伙很高兴……”

“是吗？”我在送来的咖啡里加入牛奶，用匙子搅拌着。

“因为出了那件事，所以我也在担心。我想松本如果能东山再起……”牢头一反常态，用一副沉寂的口气说道。

“不过，这是个难得的好机会啊。”我说道。

“我也很意外啊。干上这一行已经快二十年了。如此分毫不差的照片，还是第一次见到啊！”牢头说道。

我也颇有同感。

“现场追浜是个偏僻的地方。消防接到第一次报警是在零点十三分。我在支局值班被电话喊起，骑着摩托车赶过去，到达现场时已经过了一点钟，仓库已经烧塌了。”

“那是松本赶到的时候啊。他昨天夜里在追浜的亲戚家，第一个孙辈出生，他是去喝庆祝酒的……”

他从后裤袋里取出小瓶威士忌，将它倒入咖啡里。他示意我“要不要来一点”，我拒绝了。牢头很过瘾似的啜着咖啡。这家伙的酒瘾

大概已经很深了。

“后来呢？”我催促他讲下去。

“是他的老家，当然就是喝酒了！他离开亲戚家的时候，据说是十一点五十分……”

正好是消防推断起火的时间。

“这家伙骑着车去了。说是骑车，也不是你的那种摩托车，而是助动车。”

这一段话我决定放弃。

“为了醒酒，他朝着海岸的方向驶去。不料看见出事的仓库里冒出了火苗。他用手机向本社打来第一个报告电话。本社立即转告消防。这就是通知火灾发生的第一次报警。”牢头稍稍挺了挺胸膛。他的报社也许会受到消防的表彰。

“如果是第一个发现，无论什么样的照片都能拍到啊。”

“你也已经在现场里了呢！”他揶揄道。感觉是在炫耀这原本就是他的地盘。

“呵呵，可是，仓库已经烧塌了，出发赶去的地点不一样啊。”在这里，我不得不承认让松本抢先了。

“难为你了。不过松本说了，说很敬重你这个记者魂。”

“谢谢了。我听着就当做表扬的话了。”

牢头将杯子里的液体喝干了，拿着发票站了起来。

2

我早早地在县厅食堂里用拉面填饱了肚子，就驾着摩托车赶往追浜。仓库火灾的现场勘查应该由中央警署和消防一起进行。

从早晨开始的现场勘查，已经告一段落。我看到中央警署刑事课的刑警边见武四郎，便朝他走去。

现场还弥漫着火灾现场特有的焦臭味。边见一看见我，便露出一

副不耐烦的神情。那张脸分明是在说：你不要厚着脸皮套近乎！我也是工作。那是刑警的职业病，我根本不在乎。不过尽管这么说，我和边见的关系并不坏。边见毕业于东京的私立大学法科，是这个县里警察中的奇人。

他将“现场勘查一百次也不嫌多”这句快要过时的搜查方针当做金口玉言。从第一次见面起，就与我很投缘。是中央警署为数极少的火爆性子之一。最近与高中时代老师的女儿结婚了。

“火灾是怎么引起的？”我问。

“这不是我应该透露的。”边见蹙着眉头说道。是模仿电影里的什么人，明星的名字，我想不起来了。

“有纵火的可能吗？”

“当然有啊。因为这仓库里是没有火种的。”

“那么，这方面的线索，有了？”

“这你得去问课长。”

“那颗榆木脑袋不会说这样的事吧。这家伙不值得交朋友。”

“交朋友？没有人会找这种碴儿的缺点吧。”

“不要那么生气啊。火源是哪里？”

“仓库的办公室烧得最厉害……”边见只说了这么一句，就从我的身边离开了。负责与警方联络的记者与刑警，当着众人的面交谈太长时间，这样的情景是犯忌的。

如果火源在仓库办公室的话，那么从等在办公室里的人身上，找失火的线索是可以考虑的。

仓库的主人是县内最大的大型运输公司门田运输，在追浜拥有好几个仓库。为了对这些仓库进行管理，门田仓库这家分公司也同样设在追浜。

我拜访了门田仓库分公司，出来接待我的，是管理课长矢岛，一个约莫有四十岁的小个子男人，他的眼神会让人联想起哪里的小动物。

“昨夜着火的那家仓库的办公室里有人吗？”

“九点半就撤离了。名叫下田的男子说没有火种。”矢岛颇有自信地说道。

“九点半以后的保安措施呢？”

“委托给日本海警卫这家保安公司。不仅仅只是我们，追浜五家仓库公司一起签订合同的。”

“下田先生在吗？”

“在的。刚从警察和消防那里做好笔录回来。我喊一下？”

“拜托了。”

下田是一位已过三十、脸上没有血色的中年肥胖男子。他反复地说着矢岛说过的话。

“你回家时门窗都关好了？”

“关得紧紧的。警察也盯着问我这方面的情况。”他用尖锐的嗓门说道。

“没有看见可疑的人影？”

“根本没有看见……不过……”

“怎么？”

“我对警察也没有说，我朝外面走着时，与一个骑自行车的女人擦身而过。”

难道这个男子对警察有怨气？

“骑自行车的女人？”

“是的……”

九点半骑自行车路过仓库附近的女人，会不会与火灾有关系？火灾发生是十一点过了五十分，下田看见骑车女人是在两小时二十分之前。然而，这一带是仓库街，不是一个夜里九点半有女人路过的地方。这个信息输入在我的脑细胞里。

我问矢岛：“仓库里堆放着的，是什么货物？”

“工作机械很少，其他几乎是空的。”

“那么，损失很小？”

“买过保险，所以实际损失几乎没有。货物，楼房，都买过保险。”

“对憎恨公司的人，你有没有线索？”

“这一点，警察也很执著地追问过，可是没有啊。最近又没有解雇的人……”

从门田仓库这条线索追查纵火嫌疑人，看来很难。

离开门田仓库，回到火灾现场。警察和消防人员大多已经撤回了，但边见还在。他将双手抱在胸前，注视着成为火源的办公室。

这是他的习惯性姿势。我走上前去。

“现场勘查一百次也不嫌多啊。”

“你还在转悠？”边见没好气地说道。

“纵火的线索确定了吧。”我试探着问道。

“嘿……”边见指着办公室的一角。那里是最早燃烧的地方。

“那里放办公桌，发现一个聚乙烯容器的残骸……”

“盛放汽油的？”

“嘿……”他用同样的台词回答我。

“起火时有没有目击到可疑人物？”

“是以后的侦查……”边见只说了这么一句，便大步朝着警车走去。作为他来说，大概是想送我一份大礼吧。

我写好“追浜仓库火灾系纵火”一稿，用电子邮件发到了支局的邮箱里。

3

与特讯摄影师松本森一郎不期而遇，是在中央警署的大门口。

“呃！”

一看见我，松本便取下戴在头上的狩猎牌帽子，向我深深地鞠了

一躬。见他如此态度，反倒是我不知所措了。

“呀！”我这么招呼道，“照片非常棒啊。”

“谢谢，托您的福，得了个编辑局长奖……”

“那家伙下血本了！”

“我听头儿说了。说您表扬我……”

“我赶到时仓库已经烧塌了。好作品就是好作品。怎么样，特讯的感想？”

“我只是赶上了呀！”

“幸运也要靠实力才能遇上吧。中央警署找你了解情况了？”

“哎，因为我是第一个发现……”

“有没有问你是否看见可疑人物？”

“哎，嘿……”

“我不是你们社的，问你是想让你通点儿消息给我。你看见什么人了？”

“对不起……”松本一副忧伤的表情低下头鞠躬。

“喂喂！你当真了吗？我是开玩笑啊，开玩笑。我不是你们社的，所以你没有把自己的采访内容告诉我的义务啊！”

“对不起……”松本再次鞠了一躬。

“那，松本，再努力啊。我等你的好消息。”

我朝他挥了挥手，走进中央警署里。松本是一名好青年。嘲弄这样的人是很缺德的。

我感到胸口有些作痛。

我认识这位本地报纸的摄影师，是因为一起很司空见惯的事件。

那大约是半年前的事情。

有一间酒吧老板娘硬逼着别人与她一起自杀的事件，松本就是那起事件的受害人。

二十八岁的松本是单身，出生地在县北，与妹妹两人居住在可以环顾市区的住宅里。妹妹在百货商店里当售货员。双亲病逝，没有其

他的兄弟姐妹。出于这样的原因，兄妹两人的关系极好。松本想念妹妹，在社内也是出了名的。妹妹被百货商店的顾客、县内大型酿酒公司老板的儿子一见钟情看上了，刚刚订了婚约。

松本从内心里祝福妹妹幸福。

好青年松本即使夜晚在街上也很吃香。早早失去父母的他具有引得女人想入非非的元素，也许属于受年长女性怜爱的类型。“悲剧”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

杉野八重三十五岁，是个熟女，像雪国女人那样喜欢皮肤白皙的男人。她在河沿岸繁华街的横马路上经营着一家“八重”酒吧。松本是“八重”的常客。不知不觉地，松本和八重成了相互爱慕的关系。

八重结过一次婚，因厌恶爱耍酒疯的丈夫而离婚。这是五年前的事。没有孩子。在饭店里当女工的八重有了偏爱自己的顾客。是金融业者泽村，他出钱让八重开了家酒吧。那就是“八重”。但是，泽村于三年前因车祸死了。

八重经常诉说身体不舒服，精神懒散，伴有微热。在大学医院里接受检查，被诊断为血癌晚期，宣告最长只能活三个月。

这事她对谁都没有说，据说也没有告诉松本。但是，她越想越苦闷。在松本住下的那天夜里，她冲动地在松本的威士忌酒里放了事先准备的安眠药让他喝下，自己也服了安眠药。

松本发现有些不对，便把安眠药都吐了，但接着便昏睡过去。第二天早晨，两人被酒吧内来找八重借钱的女店员发现。虽然被急救车送到医院，但八重已经死亡，年轻的松本捡了一条命。

作为刑事案件，松本是受害者，无论怎样都不应该承担刑事责任。同时，本地报纸为防止职员丑闻外露，要求媒体在报道时不泄露松本的名字。

这种关系内的“仁义”有时是通用的。松本是独身，没有应该受到社会指责的要素。

体谅本地报纸“为了当事人前途着想”的要求，我向支局长求

情，写了“酒吧老板娘自杀”的稿子，没有提及松本。其他报纸也是这样处理的。因此，松本的事没有向社会公开，但在社内却受到了申斥处分。

如果换了我，大概会气势汹汹地递交辞呈吧，但好在松本心甘情愿地接受了处分。

然而，这样的风声会自动地流传开来。传到妹妹未婚夫那边的耳朵里，这也许又是顺理成章的。对方要求解除婚约。松本在妹妹面前感到巨大的自卑。他心里受到的打击很大。从此以后，他沉溺在失意里不能自拔。

这就是我知道松本这名摄影师的由来。

那天夜里，与泰江约会。泰江是在县警署秘书课工作，与我是有隐情的女人。她出生在雪国，所以肌肤柔美，几乎会沾在手掌上，也就是所谓的冰肌玉骨雪肤花貌。是一个常常能给我新鲜感、并矜持寡言不缠人的女人。

在寿司屋用手捏着吃了几块寿司，便融入情侣旅馆里。

久违了的幽会，我和她都充满着激情。她的肌肤因求偶急切而微微泛红。能够感受得到泰江那将要燃尽一切的情热和欲望。

我的反应很单纯。对方越是激情洋溢，我就越是激情高涨。

两人享受着甘美瞬间的余韵，我将脸贴着她那虽然不大却美观的乳房。

泰江说道：“纵火的报道，我看了……”

“是追浜的仓库？”

“嗯。你怎么知道是纵火的？”她抚摸着我的胸毛问道。

“是从没有火种的地方起火的。办公室桌子那边烧得最厉害。在附近发现了装有汽油的聚乙烯容器的残渣。中央警署推测是纵火。”

“从毁灭能看出那种事？”她的嗓音带着惊叹。

“俗话说，记者的领域是三年跟班八年进火场。火灾的采访就那么难。”